

几残更，湿枕绣，蝶梦落英新柳。花带泪，水悠悠，碧云约客留。
眉儿皱，频回首，两处十分消瘦。惊怨睇，忍离忧，教君君莫愁。

STRING WAITING SONGS

CHEN WEIJUN
陈伟军 / 著

琴弦等着歌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

琴弦等着歌

陈伟军 著

你说，你的心里流淌着一支不知名的歌，常常会在一个未可知的时间和地点感受到一种跃动，你渴望探索、渴望捕捉，于是你进入了我的梦里。我不知道我究竟是我自己，还是你心中的那支歌，或者是你等待演奏爱歌的琴弦！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琴弦等着歌 / 陈伟军著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 2009.6
ISBN 978-7-80173-876-9

I. 琴… II. 陈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058302号

琴弦等着歌

作 者 陈伟军
责任编辑 李 璞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印 刷 北京金秋豪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
开 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6开
16印张 220千字
版 次 2009年6月第1版
2009年6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80173-876-9
定 价 26.00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: 100013
总编室: (010) 64270995 传真: (010) 64271499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 64279032
传真: (010) 84257656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com
<http://www.sinoread.com>

第一章

不知什么时候起，天空悄然无声地把夜给拎来了，轻轻地放在了我的窗外，又一挥手给抹上了一弯孤零零的娥眉月。夜，很美，像雕刻在窗上的简单却又很见功底的纹饰。夏天的夜，本应该是热闹而沉不住气的，而因是城郊，却也留了几分难得的宁静。

离那月亮遥远的夜盘一角，点缀着稀稀几颗耐得住寂寞的星星。我凄凄地望着窗外，突然有些伤感和茫然，我叹息，为月亮，或是为自己。

我没有点灯，而是燃起一支蜡烛，跳动的火苗照红着我消瘦的脸庞。屋子里的一切物件，由于烛光，全在墙上映上了放大的憧憧黑影，连同我的身子，那么阴森可怕，如同精灵鬼怪般。我头一次对我自己的影子感到陌生和害怕。

人是最莫名其妙的动物，常常会在某个未曾预先设定过的时间和地点陷入到空灵的遗憾之中，那个时候总希望自己像个小猫小狗似的蜷缩起来、躲藏起来，这种逃避往往不能成功，总会被现实的颜色、现实的

声音从可怜生生的梦里拎出来，然后甩在冰冷の世界之中。

我本来已给自己准备了一个梦的由头，我的眼睛默默地注视着火苗，终于，泪水便像小溪似地涌出了我那双开始变得模糊的眼睛，顺着我的脸，悄悄地滑过，渗入我的嘴角。我感到了泪这种液体的无比咸涩，带了在心底压抑许久而发酵、酝酿过的味道。像是生活的味道，或是雨季的气息。而夏黛萍的电话就是在这时打过来的，电话铃骤然响起的时候，我惊悸了一下。我知道自己笨拙的躲藏被发现了。

夏黛萍那开心且爽直的标志性声音总会让人觉得心情愉悦，我和她在很小的时候就一起玩了，她理所当然地成了我的知己。但我承认，我们很会吵。她常常说我莫名其妙，让人捉摸不透。而此时，电话的那头正是她那噤里啪啦的声音。

“何雨谦！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呢？你总是这样，不声不响的，多愁善感，老让人觉得你有心事！有时候大家都在说，你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？”夏黛萍这句简简单单的话一进入我的耳朵，我就莫名地紧张，猛然觉得心底如同抽过一阵刺痛和酸楚，可无法分析这种反应是怎么回事！

“哦，哦。”我又是如此简单地应着，像是有些心不在焉。

“雨谦，我记得今天是你生日，祝你生日快乐！”她真诚地祝福着。

“谢谢。我以为这又是一个孤单的生日，不过还好，现在有了你的祝福。”我勉强地挤了挤笑，故作轻松地说。

夏黛萍在电话那边停顿了一会儿，才小心翼翼地问：“怎么？那么晚了你爸还没回来吗？”

“没。”我简单地回答了她，却是抑制不住心里的伤感。我哭出声来，如同一个小傻瓜。

“雨谦，明天就开学了，我们又能天天在一起了，你不会孤单的。明天早上我去你家，我们一起去学校。”夏黛萍试图让我摆脱此

时的悲伤。

“唔。我没事的。”我擦了擦泪，轻仰了仰头。

挂断电话之后，一切又安静了，只有风偶尔拂过树梢，或是不知愁的蚰蚰在无忧地乱叫。我就坐在这个无人的世界里，身旁的一片冷意侵袭着我。我连连打了好几个寒战。哦，过得那么快，我十七岁了，是那么匆忙，几乎混乱了春夏秋冬，虚无了时空，更淡化了我的一切感受。我仿佛只会悲伤，大概从来都没有快活过。我是个非常敏感的人，常常为春短花残而悲，为秋凉月缺而伤，为江逝夜虚而哀。我小时候总是那么渴望长大，可是现在却又那么害怕长大！

蜡烛毕剥一声爆响，熄灭了，散发出一股难闻的蜡烛油的气味。我这个忧愁的小东西招架不住这四周的黑暗，更显得我的卑微和脆弱。然而我依然不想点灯，事实上，我不愿意让突如其来的光亮扯开我的内心，抻直我的神经，我明知道那只是自欺欺人。

耳边，又是蚰蚰在叫。然而这种本来听来愉悦人耳的鸣叫，惹人闲情逸致的小精灵，却在此时也这般令人生愁。我的生日，十七岁的生日，一个人的生日！我们每一个人还来不及赞成或反对自己的出生之前，就已经存在于这个世界了。可是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？

我突然想起了家乡的流花溪，还有那溪边的桃花林。有人说，水是有母性的，成千上万的鱼儿虾儿和那漂在上面的桃花瓣儿就是水的子女。我很信这种说法。我自小失去母亲，而流花溪给了我一种温柔的力量和支撑。我五岁那年，爸爸就带着我来到这座小城，在城郊租了房子，而对流花溪的印象便成了我对家乡的唯一记忆。

此时，窗外有一群孩子嬉笑着打闹而过，接着只安静了几秒钟，我就听见了外面大院里一串高跟鞋落地的声响，然后我就听见了房东金婶子咯咯的笑声。

“姑娘，就是这儿。我这儿的房屋采光好，又安静，你肯定会喜欢的。我这个院子里都是长租户了，大多都住了十年八年的。”依然是金

婶子风铃般清脆的笑声。我就知道肯定又来了一个新住户。

“行。我晚上就住进来。这样，我先付半年的房租吧。”是一个成熟女人的声音，凭这声音，我认定她肯定会唱歌，而且会弹琴。我觉得好笑，我为什么要去猜测这种无聊的事情。

墙上的一个老式挂钟紧紧地敲打了八下。哦，已经八点了，可是爸还没有回来。我这才发现，我竟在屋子里独自一人静坐了好几个小时，我像是被一些黑暗的魔鬼包围了、攫住了、吞噬了。

“爸。”我轻喊，像是自言自语。

“爸！”我恨恨地大喊。

接着，门被轻轻地推开了。

“爸……”我轻声喊道。然后，不是爸，而是金婶子，她探着头，向屋里边努力搜寻，终于在一片黑暗之中找到了我。

“雨谦啊，你……不舒服吗？要不要找个医生瞧瞧？明天就开学了，可不能病着去学校。”她很关切地问我。

“哦，不，金婶，我没事……”我嗫嚅着说。

她听我那么说，就微点了点头，刚转过身去，又觉得不放心，回过头来接着问我，语气里含着一种怜爱和疼惜：“你爸呢？”

我将目光抛向窗外茫茫的一片没有边际的黑暗，没有说话，泪水再次蓄满了眼眶，我试图不让眼泪掉下来。

金婶子见我不说话，就走近了我，轻轻地抚着我的头发，问：“你爸是不是又喝酒去了？哎……孩子，你哭了？”

“我真的没事，真的，婶子，不骗你。”我轻咬着嘴唇，低低地答道。

她见我如此回答，便也不多问了，留下了一声长长的叹息，很沉闷，也包含着同情。她回转身出去，嘴里还是轻轻地自语道：“多乖巧、多好的孩子。这润成啊，也不懂得保护和珍惜，一直都是个酒鬼！”

我默默地望着她摸索着出去，竟然忘了给她开灯照明。她是一个很好的房东，一直帮助着我们。

他一直以来都是个酒鬼。我若有所思地重复着。是的，他是一个酒鬼爸爸。大概他太爱妈妈了，妈妈的去世带给他太大的伤感和悲痛，于是他就逐渐学会了酗酒，选择用酒水冲淡他的悲伤，用酒精麻醉自己的意识。是的，他也需要躲藏。我们每个人都是可怜的家伙！可是我害怕爸爸会因此伤了身子。

几分钟后，门又开了，这次是被鲁莽地撞开的。哦，是爸爸。他一屁股坐在了门边那块肮脏不堪的泥地上，手里紧紧地抓了一个酒瓶，一声不吭地盯住了我，犹如盯着一样从未看到过的奇怪东西。我的身子猛烈地颤动了几下，然后我像是被一股奇异的力量绊住了腿脚，瞪大了眼睛愣愣地望着不动的爸爸。

这种僵硬的对视在一片黑暗之中更显得恐怖和诡异。一切都被这样的气氛笼罩着，连空气仿佛也是静止的、冰冷的。我只听见自己愈来愈紧的心跳，像一声声雷响。这样的气氛持续了好几分钟，才被爸一阵凄然大笑打破了，笑声充斥着整个屋子，碰在四墙六壁上，变得更加尖锐和刺人。

我带了还未完全消失的忧伤，惊跳起来，大声喊道：“爸爸，你又喝酒了！还喝醉了！昨天你不是答应我以后绝不去喝酒的吗？怎么……”

“没……没醉，我没有醉。”爸爸口齿不清地说着，口气里喷出刺激难闻的酒气。

我有点不明白，为什么喝醉酒的人往往都说自己没醉，而真不醉的人有时却要装醉！人总是最难捉摸的动物，是那么善于欺骗，那么善于伪装，而更多的时候只是自欺欺人，终究摆脱不了自己的可怜之处！

他顺身起来，跌跌撞撞地闯起了他的房间，脚步歪歪斜斜的，摇摇晃晃的，有种随时都要摔倒的感觉。我追上去，他几乎一下子就跌倒在

我的身上，我慌忙扶住了他。他眯起眼睛，醉眼朦胧地望着我，像从来没有看见过我似的，大着舌头冲着我说：“你，走开，别碰我！……我什么也没有，我是那么可怜……”

“爸！”我心里酸酸的，对着爸的眼睛说，“爸，你还有我，我是你的女儿啊。怎么说出这么伤心的话来……”

“我真的什么也没有……”他说着说着就哭出声来，像一个无助的孩子。每每他喝醉酒，他总是说自己一无所有，连我都不是他的。他的这种说法让我觉得可怕，也让我觉得不可思议。

“爸！你又喝那么多，还是到床上休息一下吧！我马上做晚饭去。”我耸了耸鼻子，调整了心情，说。

“你不要对我那么好！……请你不要！不要……”他饱打着酒嗝，语无伦次地说。

“爸！你……”我慌张地退后了几步，他痛苦的表情、他凄切的语气，把我吓了一跳，我猛烈地晃了晃头，甩掉了如杂草般繁乱的思绪，将那个酒瓶从他的怀里夺过来，一看，酒瓶早已空了，一滴也没剩！我终于无法冷静地对着他大喊：“爸爸，你又喝了那么多！你是怎么了！我真的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老是要喝那么多酒！我没有妈，只有你，难道我们好好地过生活不好吗？你难道不知道你现在成了什么样子！别说把身子弄坏了再去看医生！要知道，家里已经没有多少钱了！那些欠金婶子的钱还没还呢！”我一口气将这些话抛给他，像扔给他一串鞭炮对着他的脸疯狂响起。我像是没有支撑似地瘫坐在地上，心里充斥着无数种说不清的情绪。

爸爸听了这些，好像一下子清醒了许多，似乎挨了重重的一棒，顿时颓废下去，垂着头，他简直像是一只连连打了好几场败仗的斗鸡，眼神里充满了自怜、自怨和内疚，喃喃地、伤感地喊着我：

“哦，谦谦，哦……”他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然后就掉落了下来。

他起身缓缓向我走来，把我从地上牵起来，抚开我散落的额发。他的动作是那么小心，那么温暖，那么亲切，又弄得我泫然泪下了。

“爸，你先睡吧。我去做饭。”我轻声说，语气里意外地有气无力。

我将他扶到床上躺下，顺手拿了一条毯子给他盖上。他已经合了眼，睡意朦胧的，嘴里却又模模糊糊地说个不停，像是在醉梦里责怪自己。

此时，又静了。我叹了口气。长达两个月的暑假过去了，明天就要开学了。我将升入高二，我选择的是文科班。我喜欢看小说，喜欢写作。我认为写作是生命最好的表达方式。我觉得作家和演员是天底下最幸福最令人向往的两种职业，他们比别人更多了一个世界，在那个世界里他们可以不顾一切，可以招架住任何阻力和困难，可以尽情演绎各不相同的丰富多彩的故事。我渴望写作，梦想当一名出色的女作家，像铁凝、王安忆、迟子建她们一样！我还尤其喜欢这个小城里的一位男作家，他叫杨叔衡，他的字里行间总是那么具有魔力，仅仅只言片语就将人带进了他的丰富世界以及他那敏感的心灵。在这样一个浮躁功利的社会环境下，大凡有名的作家都去了大城市，而杨叔衡在收获各种荣誉和认可之后，却依然留在这座小城。从他的文字里可以看出，他深深地热爱这里，也深深地热爱文学！

我曾有好几次想过退学，是因为钱的缘故。在这个小城里，爸爸几乎找不到工作，即使找到了，也只能做一段时间勉强支撑。可是老师和同学们都是那么热心和善良。特别是高老师，他曾对我说，他愿当泥土来培育我这棵草芽儿。每个月他总会从他的工资里抽出一份给我，每当我肯接受，他总是笑着这样对我说：“我借你的，以后等你工作了，还给我就是，而且还得有利息！”他那轻松的言语，却更让我感到难受且不好意思。在他的指点下，我在当地报纸的副刊上发表过几篇文章。

晚风灌输进来，有些凉意。今年的夏天有些反常，忽冷忽热的，像

是捣蛋的小孩，不知什么时候就忍不住变化出花样来。我浑身颤抖了一下，这才知道我就这样站着发呆了好一会儿，竟忘了晚饭的事。

我轻嘿了一声，忽然有一些轻松。我在厨房里忙来转去了一会儿，就闻见了米饭的香味溢满了整个屋子，淹没了原来的冷意，变得温暖起来。

爸依然还睡着，我看了看挂钟，知道他才睡了没一会儿，所以并没有叫醒他。我轻轻地打开门，迎着晚风走到门口。夜晚的气息再一次亲切地包围了我，晚风抚过我的眼睛和额头，在我的脸颊处留下一个蜻蜓点水似的吻。

我在院子里的一块石凳上坐下，无聊地仰望星空。今晚，天上虽然没有太多的夜云，可是月光却不知怎么依然不能朗照，稀寥的星星更是暗淡和有气无力。我喃喃地数道：“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九、十、十一。”截止，因为天上好像没有再多的一颗星星了。我不知道它们是否也会寂寞，也会伤感。但我分明捕捉到一阵渺茫的琴声和断续的歌声，带了点失意凄楚的意味。我起先辨不出它的方向，只感受到它穿过淡柔如水的月光从四面八方向我缓缓怀抱而来，流入了我的耳朵和内心，像温柔的细雨一般使我一点一点湿透、一点一点感动。

这琴声、这歌声，仿佛将我带入了一个被历史遗忘的神秘国度，勾起了我的好奇和向往。我开始努力分辨这琴声、这歌声的来源。歌声里是一个女人的声音，于是我猜想，那琴声肯定是一个男人弹奏的，他们肯定是一对即将面对愁别伤离的爱人，将无限的不舍和不弃全寄托在这琴和歌里。

我终于知道，这些声音来自于那个刚搬来的女人的屋子。我向那个房屋靠近，琴声和歌声戛然而止，我以为我的偷听被发现了，就立马停住了脚步，而几秒钟之后，我听见那女人嘤嘤哭泣的声音。我自信地以为这之后肯定会有一个男人深情表白或安慰的说话，可是我错了，我听到的只是她的哭声。我也顿时陷入到自己的伤感之中，门里门外，都是

敏感和痛伤的心。

但没多久，我就又听见了琴声，比刚才的琴声更快。最急最紧的音，弦最易断，曲最堪悲，也最合失意的人。果然，歌声依然是那么哀怨。我这才听清了歌词，是一首《更漏子》的词：

几残更，湿枕绣，蝶梦落英新柳。花带泪，水悠悠，碧云约客留。
眉儿皱，频回首，两处十分消瘦。惊怨睇，忍离忧，教君君莫愁。

这首《更漏子》的词就是杨叔衡写的，是他用在长篇小说《寻寻觅觅》之中的。而如今，竟被配上琴唱了出来，更有一番强烈的感动。我几乎是没敲门就推门而入的，也是在同时，琴声和歌声再一次停止了，那个女人回头望住了我。我这才发现自己的冒失和不礼貌，只得向她笑了笑。屋里只有她一个人，原来琴声和歌声都是出自于她一个人。

“你是？”她仔细地打量着我，有些疑惑地问。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的眼泪和脸上的悲伤和痛苦。

“对不起！对不起！”我一连叠声地道歉着，说，“我被你的琴声和歌声吸引过来，我最喜欢杨叔衡的作品了。他是最喜欢的作家！因为他生活在这里，我总能在这个城市里感受到他浪漫的气息。”

“我也很喜欢他。”她给了我一个凄然的微笑，有着一种友善和欢迎，但我看见她又马上晃了晃头，补充地说，“他的作品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也喜欢他的作品。”

“我就住在隔壁，金婶子人很不错的。相信你住在这里会很开心。”我静静地望着她说。

我突然发现，我和她仿佛早就相识一般，从我们的眼神交流里我可以感受到亲切，她看起来应该有三十岁，但好像我们就是一对姐妹似的。她不说话，只是淡淡地笑，拉过一把椅子来让我坐下。

我们一直沉默，只是偶尔看一眼对方，然后彼此笑笑。我的笑有些

拘谨，而她表现得稍稍大方些，只是那抹淡淡的忧伤还没有从她的眼睛里消失。终于还是她打破了沉默的局面，她朝我伸出手来，说：“我叫赵若涵，以后你还是叫我姐吧。”

我也伸出了手，自我介绍道：“我叫何雨谦。在这里住了十多年了。你的琴弹得真好，歌也唱得好，加上杨叔衡的词，这样的结合太棒了！”我由衷地赞叹着。

“你喜欢？”在她看似平静的表情之下还是隐藏着一股按捺不住的情感涌流。

我点了点头，然后请求地说：“赵姐姐，你能再弹一次吗？”

她有些迟疑，下意识地低下头去，接着也是下意识地抬起头来，紧紧地逼望着我，然后渴望自释地轻抬了抬头。正当她将修长的手指放上琴键按下去的时候，我发现了放在琴案上的一个相框，里面夹着杨叔衡和她的合影，背景是一片美丽的蓝天碧海。我将相框拿在手里，激动地“呀”了一下，使得她也一下子受了惊，手哆嗦了一下，琴发出了一个古怪沉闷的声响，像是一个受伤的女子跳入河流的声音。而这个可怕的声响更让我心里的几根神经抽动了几下，带动我全身惊颤了一下，相框从我的手里滑下，我没来得及去抢救，就已经跌落在了地上，相框上的玻璃碎了一地。

我急忙蹲下身去收拾这个残局，一面道歉。我清楚地听见她的哭泣，我更失措了，惊慌失措地望着她，嘴里重复着道歉的话。

她凄然而笑，嘴里像是念咒语般：“碎了也好，本来就碎了的。”

“真的对不起，我只是……只是好奇。因为我很喜欢杨叔衡，看见你这有和他的合影，所以忍不住拿过来看看……原来你们认识的……”我昏乱而没有系统地说着。。

她打断了我的话，轻晃着头，否认地说：“不。我和他并不认识。我只是……只是他的读者，就此而已……对不起，我想休息了。”她背对我，逃避了我的注视。

我不明白她内心究竟在翻滚着怎样的浪潮，也不清楚她的情感深处的细胞在如何生死更迭着。原来她和我一样，也是个让人捉摸不透的人。我走出了她的屋子。

晚风再一次毫不讲理地包围了我，重新将千丝万缕的烦恼和愁思扔给了我，令我脑子里生出一大片无法摆脱的痛苦。我使劲地挠着头皮，指间带下了好些头发丝的断茎。我突然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，中指的指甲断了，微微泛起了血丝。我的指甲自小就那么柔软和脆弱，犹如世界上那些敏感哀伤的女儿心。夏黛萍曾说，这就是水指甲。

我回头望了眼赵若涵的屋子，我猜想里面的她肯定还在流泪，只是不知道她为谁流泪。我怅惘的目光里更笼起一阵薄薄的忧伤，有种同病相怜的意味。一阵很冷的风吹在我身上，鼻子里异样的酸楚，我的心也仿佛跟着踉跄了几下。我将双臂抱在胸前，可依然觉得冷。此时正值夏末，为什么也会如此冷？像是已到了零度以下——但是，我没有答案，就像我不知道赵若涵为什么而悲伤，甚至我也不知道自己常常为什么而伤心。我毕竟是个弱小的女孩，是个凡人，而不是上帝。但即便是上帝，也许也无法解答。——这不仅仅只是天气，也是生活，也是人生。

我抚了抚被风吹乱的长发，不再胡思乱想，也不想再受如此冷的风。我走进屋里，渐渐地走向黑暗。屋子里存在的热气熏上我的头脑，我有些眩晕。

爸爸正睡得香，打着响亮的呼噜，一声声愈响愈紧。这呼噜声已伴我走过了十多年了，是那么亲切和安慰。我没有母亲，我是多么渴望有母爱，而离开那个有着桃花溪的家乡，我便无从找到寄托，像一只无法找到归宿的只剩哀鸣的小鸟。我说过，没有母爱的孩子总对水有着一种无法言说清楚的好感。这是一座沿海的小城，我一直渴望见到大海，但那么多年了，也没有如愿。也许，我应该找个时间去看看。

我在屋子里又静坐了好一会儿，见爸爸依然没有醒来，又觉得自己好像也并不饿，于是也没有吃饭。我上了床，身子滑入了软软的旧毛

毯里，睡意顿时浑浑然地侵袭了我，跟着，月光好像一直在窗外窥探，从那未拉严实的窗帘的缝隙里钻进来，像要一直望入我的内心似的。那月光碰在床头边小柜上的茶杯上、闹钟上、书本上，发出蓝蓝的淡淡幽光。那是梦一般的颜色，我想。远处工业区里一家不锈钢厂的机器的磨奏声刺破苍穹，有节奏地响着、震着，像天兵天将的擂擂战鼓。可是过了一会儿，似乎也渐渐地静了下来，降伏了在人间作孽的妖精回归而去。我朦胧地感觉到，月光就着她的唇在我的额头留下了一个静谧的吻，然后和我躺在一起，安慰着我，抚摸着，像赵若涵的眼神那么温柔和亲切，这让我觉得我和月亮也是一对亲密姐妹似的。再后来，我便什么也不知道了——我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。

梦里，太多的东西：爸爸那沉沉的鼾声依然在响，赵若涵依着琴声忧伤地歌唱，蝓蝓也依旧在不知愁地乱叫……

第二章



夏天的早晨总是来得格外早。当我醒来的时候，阳光盛满了整个窗户，安静地落在我的身上，把一个崭新的、灿烂的清晨奉献给了我们。也许这也是送给我的礼物。我太喜欢早晨的光线了，那种光不是敞开的亮，而是淡淡的清亮，淡淡的舒心。我在心底默默地想，又是新的一天，自然要有新的阳光，新的涵义！

我舒展了一下手脚，就起床了。我以为爸还没有起床，所以我的行动有些蹑手蹑脚，生怕吵醒了他。我刚走进厨房，就看见爸像模像样地围了围裙，将昨晚的那一锅饭转做成稀饭。原来他早已经起床了。

他回头见了我，便笑着说：“谦谦，赶紧刷牙、洗脸，吃了饭就得去学校，今天开学吧。”他一边说一边做着早饭，锅碗相碰的声音那么清脆。

我匆匆洗漱着，对着镜子将长发向后至一拢，用皮筋扎成一束，看着镜子里爸爸的背影，低声问：“爸，你怎么起那么早呀？”

“饿醒了，就早起了。”他很小孩子气地回答道。当然与昨天晚上

判若两人。

吃了早饭，我正要起身收拾碗筷，爸爸已经抢先起来拿起碗筷就进了厨房。我听见水哗哗流动的声音，像海浪冲击着海滩和礁石，同时也在我的内心深处激荡起万滚波涛。

他从厨房出来，进了他的房间，然后拿着一叠钱出来，手上依然还湿漉漉的，对着我说：“谦谦，今天开学要交学费的吧，这是一千元钱，不知道够不够。如果不够，你和班主任说说，再缓几天，让我想想办法。”

“爸。”我疑疑地望着他，突然发现他的鬓角有几根白发闪亮着，我说，“爸，这钱从哪里来的？”

“向你金婶子借的。”他没有正视我，轻叹了一口气，说。

哦，又是金婶子，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她！

“谦谦，今后，”爸爸稍稍顿了顿，说，“以后家里的事，包括烧菜做饭，你就别管了，让爸来。你就安心念书。”

“爸。”我想说什么，却被一股无穷强烈的感动浪潮哽住了喉咙。

他从口袋里拿出烟盒，笨拙地取出一支烟来，打火机连打了三下，才把那支烟点着。爸爸吐出一大口烟雾，那蓝灰的烟圈朦胧了他的表情，我只知道他正以一种包罗了多种复杂情绪的眼神望着我，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早上我刚记起来，昨天是你的生日。我竟然把自己女儿的生日给忘了！”

他耸起鼻子向自己“哼”了一声，带着自嘲，烟雾从他的鼻孔里冒出来。他不稳定地拿着那支烟，仰了仰头，眼睛盯住了向上飘去的烟圈。

“爸，没关系。也只是普通生活中普通的一天而已。只要我们好好生活就行。”我原谅地望着爸爸，说。

“我知道，你一直都在怨我。早上醒来的时候，我躺在床上想了很多很多，我真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……”爸的语气里有些哽咽。